

试论英语笑话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王岩, 吴丽萍^①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 文章对英语笑话译成汉语的不可译性问题进行了经验式分析。文章依据泽巴尔宾斯柯亚对笑话的分类原则选取了九个笑话,运用卡特福特的语言和文化不可译性理论、柯平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和图里的目标语中心论进行深入探讨。结论是三种理论单独运用时都存在局限性,综合使用三种理论分析不可译性显得更为科学。

[关键词] 笑话; 可译性; 不可译性; 社会符号学理论; 目标语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111-04

问题的提出:何自然将翻译研究的难点分成几大类,包括地区语言差异、语用歧义、俚俗成语对译、伪成语翻译等。对于语用歧义,何自然举了三个语出双关的笑话,说明翻译难度之大^[1]。

笔者查阅了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99年至2008年收集的学术期刊所刊发的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全部论文,共377篇。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奠定了翻译学的基础,但是,在这些文献中综合运用几种语言学理论分析英语笑话不可译性的并不多见,因而以英语笑话为切入点,探讨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局限性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相关理论阐述

作为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Catford)认为,翻译中存在着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两种情况。所谓语言不可译性是指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而文化不可译性是指“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2]99}。但是,卡特福特又认为将来文化不可译性的所有情况都可以被看作是语言不可译性的一种,因为现在有些文化上不可译的词语已经可以归之于语言不可译了。

柯平(Ke Ping)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考察了不可译性问题^[3]。由于社会符号学的意义由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构成,不可译也可相应地分为指称意义不可译、语用意义不可译和言内意义不可译三种。柯平认为,导致不可译性产生的因素是源语单位所包含的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含有相应意义的对等词。理论上,译者可以通过解释或作注的形式对这种对等的流失进行弥

补,但这种做法不能绝对客观地进行,译者可能无意地加进个人的主观因素,“因而使译文冗长、拖沓”^[4]。

图里(Toury)从目标语为中心的角度探讨了不可译性。图里的主要思想是要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他认为“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之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5]。因此,翻译是一门经验学科,应根据其特点,对其现状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解释。

本文选用这三种理论进行论述,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样性。卡特福特和柯平的理论是语言学导向的,而图里的理论属于文化导向;卡特福特和柯平的理论是源语导向的,而图里的理论属于目标语导向;卡特福特认为可译性是静止的概念,而柯平和图里认为其是动态的。每一种理论都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时期,成为了翻译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特定发展阶段。综合运用这些理论为可译性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和坚实的基础。

二 英语笑话汉译的分析

本文依据泽巴尔宾斯柯亚(Zabalbeascoa)的笑话分类原则来选取实例。泽氏将笑话分成六类,包括国际性笑话、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笑话、具有民族幽默感的笑话、语言类笑话、混合式笑话及可视笑话。他的分类原则与上文提到的三种可译性理论是相适应的。泽氏对语言类笑话和文化类笑话的区分与卡特福特的可译性分类可谓异曲同工。而当我们研究文化类笑话时,又不得不将目标语中的受众考虑进来,这与图里的理论又不谋而合。本文将对前五类笑话进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笑话的不可译性导致的翻译困惑,与源语文本的译文能否引发受众发笑无关。

[收稿日期] 2008-09-26

[作者简介] 王岩(1978-),男,辽宁阜新人,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 国际性笑话

这类笑话是指“不受语言和文化限制的幽默小故事或单句。幽默效果的产生既不依赖源语文本的个别字词,也与源语的某种特定文化无关”^[6]。

(1) A: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Western democracy?”

B: “More or less the same as between a regular chair and an electric one.”

译文: 甲: “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差别是什么?”

乙: “与普通椅子和电椅的差别大同小异。”

目标受众必须清楚西方国家“民主”的概念,才能理解例1的幽默。卡特福特认为,虽然“与 democracy 的语境意义相关的情境特点包括‘在某个国家或某种政体中存在而在其他国家或政体中却不存在的点’,但是读者能够根据语境对情境特点进行适当的选择”^{[2] 101}。从他的理论来看,这个笑话是可译的。

根据柯平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可译性的解释,例1是可译的。图里的理论也认为目前该笑话是可译的,但却质疑它将来的可译性。这个笑话源于目前处于西方民主的国家,中国受众现在有条件理解其意思。但是如果将来社会主义民主取代了西方民主,这个笑话对于中国受众来讲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记忆已成为过去。

(二) 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笑话

这类笑话要达到相应的幽默效果,翻译时就需对其源语文化中的所指进行解释,例如对某个国家组织或报纸的名称等专有名词作出特别说明。泽氏认为如果受众不了解欣赏该笑话需具备的背景知识,那么笑话的幽默效果就丧失了^{[6] 235-257}。

(2) A brick layer, a carpenter and an electrician argued who was on the earth first.

“We built the pyramids of Giza,” said the brick layer, “so we must have been first.”

“No,” said the carpenter, shaking his head, “We built Noah’s Ark long before that.”

The electrician chuckled by himself.

“What’s so funny?” asked the carpenter, “on the first day of creatio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explained the electrician, “And we’d already laid the cable.”

译文: 一个瓦匠、一个木匠和一个电工争论他们哪一类人最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瓦匠说: “我们建了吉萨的金字塔,所以是最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木匠摇头说: “不对,在那之前我们就做了诺亚方舟。”

电工扑哧一笑。

木匠问“你笑什么?”电工说: “上帝造人的第一天就说‘要有光’,我们早就安了电线。”

三种理论都认为该笑话是不可译的。卡特福特理论认为该源语文本在文化上是不可译的。“Noah’s Ark”和“let there be light”都出自《圣经》。如果读者对圣经的故事一无

所知,那么对文本的解读只能限于字面,势必造成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流失。中国没有《圣经》,因此,在目标语的文化中很难找到相应的对等词。柯平的理论认为这个笑话语用上是不可译的,因为不加注释,译文不能反映相应的社交意义。根据图里的理论,目标语中的中国受众不能理解目标文本。圣经故事在西方是耳熟能详的,但中国受众了解的不多,就更不用说觉得它幽默了。

(三) 民族幽默感笑话

民族幽默感笑话也是某种民族文化所特有的。泽氏认为这类笑话是由具有“本土化”特点的“笑话主题”或是“笑话类型”发展而成的系列笑话^[6]。这里选取三个关于金发女郎的系列笑话。

(3) Q: How do you make a blonde girl’s eyes twinkle?

A: Shine a flashlight in her ear.

译文: 问: 你知不知道要怎么让一个金发美女的眼睛亮晶晶发光?

答: 只要用手电筒照进她耳朵就可以了。

(4) Q: How do you get a blonde girl on the roof?

A: Tell her that the drinks are on the house.

译文: 问: 要怎么样才能把金发美女骗上屋顶?

答: 告诉她饮料免费就可以了。

(5) There was a blonde who was tired of all the blonde jokes and decided to dye her hair brown. She then went for a drive in the country and came upon a shepherd herding his sheep across the road.

She asked the shepherd, “If I guess how many sheep there are here, can I keep one?”

He replied “Sure!”

Out of the blue, she blurts out, “352!”

He is stunned but keeps his word and allows her to pick out a sheep. She looks and searches and finally picks out the cutest one.

He looks at her and says, “If I guess what color your hair really is, can I have my dog back!”

译文: 一个金发美女厌烦了所有关于她的笑话,决定把她的头发染成棕色的。她去郊区开车兜风时,在路对面碰到一个牧羊人。

她问牧羊人, “如果我能猜出你有多少只羊,你能送我一吗?”

牧羊人回答: “当然。”

她出人意料地脱口而出, “352!”

牧羊人感到非常震惊,但他还是遵守诺言,允许他挑选一只绵羊。她左挑右选终于找到一只最可爱的。

牧羊人看着她说, “如果我能猜出你头发的真正颜色,我能把我的狗要回来吗?”

这三个笑话从语言和文化讲都是不可译的。首先,在英语中 a blonde 常指金发碧眼但没有头脑的美女,在汉语中没有对等词。在英语文化中,这种女性特定的性格和外貌特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译成汉语时,这些固有的特点

却无法表达出来。基于以上原因,卡特福特的理论认为这三个笑话在文化上是不可译的,如例4,为什么“用手电筒照进她的耳朵”就可以使“眼睛发光”?图里则认为目标受众会觉得这些笑话的译文毫无幽默感。

其次,例5中“金发美女厌倦了所有关于她的笑话”的前提条件是受众知道有许多关于金发美女的笑话。中国受众达不到这个需求,所以将这个笑话孤立地翻译成汉语是没有意义的。要将源语中的人物身份特征、联想意义和社会意义翻译出来,需要在译文中作注释,或者列举此类笑话中的其他笑话,如例3和例4。因此柯平认为此类笑话语用上是不可译的。

(四) 语言类笑话

这类笑话具有一词多义、同音同形异义、同音异形或句式修饰法等语言特点。大多数语言中可能都有这一类笑话。

(6) A Briton comes into a shop in Beijing and says:

“I'd like a tape.”

The shop assistant shrugs his shoulders helplessly and shakes his head.

“A tape”, repeats the Briton.

The same reaction. After a while he t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a different way.

“Chang!”

No response.

“Dai!”

No effect.

“Ting!”

“Oh, yes! Ci Dai!” says the shop assistant.

“Very well,” says the Briton. “Now, try to concentrate as it's gonna to be harder: for fastening packages”

译文: 一个英国人到北京的一个商店说:

“I'd like a tape.”

注: 我想买磁带/胶带。(他讲的是英语)

店员无助地摇了摇头。

“A tape!” 英国人重复道。

注: “磁带/胶带!” (他讲的是英语)

同样的反应。过了一会儿, 英国人尝试另一种方式。

“Chang! (长)”

没有答案。

“Dai! (带)”

没有效果。

“Ting! (听)”

“噢, 磁带!” 店员说道。

“Very well,” says the Briton. “Now, try to concentrate as it's gonna to be harder: for fastening packages” (注: 他讲英语)

这个笑话幽默效果的取得依赖源语中的同形同音异义词及语码转换。tape 的常用意思是“磁带/胶带”, 同形同音异义词的运用使这个笑话的幽默感很难翻译出来。根据卡特福特的理论, 这个笑话在语言上是不可译的, 柯平则认为

其言内意义不可译。

语码转换的翻译也存在问题。这个笑话发生在伦敦, 涉及到的两种语言是汉语和英语。源语文本中的汉语段落属于外语文本。在汉语译文中, 它应当与源语文本成功译过来的部分相同。我们通过常识可以推断这个笑话在语言上是不可译的, 但卡特福特和柯平的理论却无法推导出这个结论。不过柯平的理论强调该笑话语用的不可译性, 他认为如果对 tape 这个词加注释, 可能中国受众对译文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 但是幽默的效果却荡然无存。

而且, 这个笑话的译文中含有英语, 要理解该笑话, 受众必须懂英语, 但是大部分中国受众达不到这个需求, 所以图里的理论认为该笑话是不可译的。不过汉语中也存在双关等一词多义现象, 那么如果译者从汉语中挖掘出一对双关语, 能够与源语对应, 使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呢? 如:

(7) A: How do you like Kipling?

B: I don't know. I've never kiplend.

译文: 甲: 你喜欢拿破仑吗?

乙: 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拿过破轮^[7]。

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是: 目标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语文本的译文? 一个例子“过关”了, 遇到类似其他的例子, 都能使用这种方法吗^[1]? 图里的理论认为这与个体对直译和意译所持的不同态度紧密相关。

(8) Nadia and Silvia go window-shopping in Paris.

“If I know how one says ‘lagniappe’ in their language, I would ask them to give me one.” Says Nadia.

译文: 纳迪亚和西尔维亚在巴黎购物。

“如果我知道法国人是怎么说‘赠品’的, 我就要一个”, 纳迪亚说。(美语方言)

这个笑话取得幽默效果依赖几个因素。受众必须知道: 1) 两个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 2) 她们讲美语方言; 3) 路易斯安那州的美语方言中包含很多的法语借词; 4) 她们不知道这个事实。这个笑话幽默的着眼点是‘lagniappe’这个词。它是法语借词, 在路易斯安那州使用最为广泛, 是“赠品”的意思。纳迪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放弃了索要赠品的想法, 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认识这个法语词。

卡特福特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个笑话的可译性问题, 因为他的理论中没有谈及方言特点导致的不可译性。

柯平的理论则认为该笑话语用和语际都是不可译的。在目标文本中没有相关的注释, 源语的联想意义(两人都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和语际意义(lagniappe 本是法语词)都很难翻译出来。但是添加注释后, 在讲笑话之前就将幽默点解释清楚会使社交意义流失。

图里也认为这个笑话是不可译的。那么是否可以使用某种汉语方言来翻译这个含有方言的英语笑话呢? 问题是应该找哪种目标语方言。换言之, 目标文化的条件使得译者无从选择能够将源语文本成功译成汉语的词汇。

(五) 混合式笑话

大部分笑话都同时具有上述几类笑话的特点, 属于混合。

类笑话^[6]。

(9) Bambi, a blonde in her fourth year as a UCLA freshman, sat in her US government class. The professor asked Bambi if she knew what Roe vs. Wade was about.

Bambi pondered the question then finally said, "That was the decision George Washington had to make before he crossed the Delaware."

译文: 巴姆比是一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读了四个一年级的金发美女。上美国政治课的时候,老师问巴姆比是否知道 Roe vs. Wade(电影《性控诉》)。

巴姆比思考了一下最后说,“那是华盛顿在穿越德拉华州时所作的决定。”

上面选取的案例是“金发女郎”系列笑话中的一则,它同时具有民族幽默感笑话、语言类笑话和民族文化类笑话的特点。这几类笑话上文都已论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只是简单列举导致翻译困惑的几个因素:1) 金发女郎系列笑话(见民族幽默感笑话);2) 英语词汇 Wade 一词多义,Wade 既可以指名字“韦尔德”,也含有“突袭”的意思(见语言类笑话);3) Delaware 这个地名的文化背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圣诞夜晚,华盛顿率领军队渡过 Delaware 河,成功的突袭了驻扎在 New Jersey 的英军和 Delaware 的德军,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反败为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见民族文化类笑话)。

三 结语

本文论述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卡特福特、柯平和图里的理论能否解释英语笑话汉译的不可译性问题。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卡特福特的理论只能解释一些案例,对于含有语码转换和方言的文本的可译性问题无能为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象出现在语言类笑话中。因此,卡特福特的理论不能彻底地解释这类笑话中存在的翻译问题。

其次,虽然在某些实例中,柯平仅区分了语用意义(其中

包含社交意义)就断定某个文本是不可译的,但他的理论似乎能解释上文阐述的大部分笑话的不可译性。从本质上讲,使受众发笑的意义应占笑话的主导地位。但是如果译者使用注释来解释源语文化的相关特点,那么使受众发笑的主导意义就流失了。

再次,图里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他认为语言类笑话的可译性依赖译者和受众对直译和意译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图里的理论,例(1)的可译性是不确定的。

因此,上述三种理论单独使用都不能有效地解释英语笑话汉译时的不可译性问题。但是如果将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对不可译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何自然. “另类”翻译的困惑[J]. 中国翻译. 2003 (2):11.
- [2]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Oxford: OUP, 1965.
- [3] Ke Ping. Translatability Vs. Untranslatability: a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J].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1999 (45):289-299.
- [4] De Pedro, Raquel. The Translatability of Texts; a Historical Overview[J].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1999(44):546-559.
- [5]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1995:48.
- [6] Zabalbeascoa, Patrick. Translating jokes for Dubbed Television Situation Comedies[M]. In: Delabastita, Dirk (ed.), 1996:235-257.
- [7] 欧阳利峰. 如何翻译幽默[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2(3):32.

A Study on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English Jokes

WANG Yan, WU Li-ping

(Shenya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Chinese jokes into English. The paper analyzed nine jokes, each of which belongs to one of the categories set up by Zabalbeascoa. The translatability of the jokes i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ree approaches to translatability: Catford's division betwee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Ke's socio-semiotic view, and Toury's target-oriented approach. The conclusion is that each approach has shortcomings, notably so when applied in isolation.

Key words: jokes; translatability; untranslatability; socio-semiotic view; target-oriented approach